知秋，已忘年

□郑先红
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忘年交情意长存。我这位忘年交，今年80周岁了，不过论生命力的蓬勃，她这位“80”后一点儿不输我这个“80”后。

与她结识要追溯到六年前。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夜已深，一间小小的钢琴教室依然亮着灯，不时传出琴声。正好我家有琴童，出于好奇，我走进了这间清幽的钢琴教室，结识了阿秋老师。与之交谈，语速平缓、优雅从容，心中有梦、眼里有光，这就是我看到的她，那年她74岁。她来自台北，与先生在太仓创业多年，年岁渐长，回了台北老家。可是依旧眷恋太仓，于是，老两口又回来了。一间钢琴教室与一个台湾老人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她开设的钢琴课收费很低，家里没有钢琴的孩子可以来练琴，她会免费指导。说话间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她说：“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的很棒！”一些孩子的家长与阿秋老师相处融洽，有时来钢琴教室与阿秋老师一起弹琴唱歌。她皮肤细腻光滑，可能是音乐与爱润泽了她，岁月于她并不是一把刀，只不过是轻舞飞扬的符号。她有三个子女，六个孙辈，却没有选择含饴弄孙，她为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作了最好的诠释。

阿秋老师的先生比她大六岁，与我同姓，我们因此多了一层亲切。郑伯高而清瘦，儒雅而俭朴，常穿着20年前买的牛仔裤，斜挎着背包，腰板挺拔，有几分帅气。虽然岁月的风霜侵蚀了皮囊，助听器、心脏起搏器、老花镜无法避免地证明了生命的沧桑，但他也是一位不服老的梦想家，80岁再返太仓，在太太的钢琴教室楼下独自研究起电瓶维修，给电瓶续命，给地球减负。他购买机械材料做试验，并应用到生活中。他是闯荡江湖几十年的老企业家，也是一位谦谦君子，面对我这个无名小辈，有问必答，唯恐自己说不清、让我听不明。

后来，我和阿秋日渐亲密，成就了一段忘年交。我们一起在西庐园郊游，她跟我讲述了她和先生在新能源领域的创业史，我似乎也看到了太仓经济一步步腾飞的流年碎影；一起逛太仓服装工厂店，她谈到了台湾从日据时期到现在的教育变迁；一起在咖啡馆喝下午茶，听她聊起余生梦想。无论多少岁，阿秋永远都充满好奇与期待地拆封岁月的礼物……她说，为了防止大脑衰老，写回忆录是每天的例行功课。

每一次与她交流，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心灵充电。我羞愧地对自己说：“四十来岁的妞儿，你怎么好意思叫嚣中年危机？”青春不止是一段岁月，更是一种心境。八十岁的“青年”，胜过十八岁的“老人”。

疫情后，我与这对金婚伉俪就相隔海峡两岸了。岁月不饶人，也不知道我的台湾老友何时再来太仓。不过，我们之间微信沟通频繁。她刚回台湾时，还通过视频给太仓原来的学生教钢琴。回到台湾后，她依然坚守着燃烧自己、照亮别人的人生信条。她很快就在药局上班了。实现了企业家的梦、“钢琴家”的梦，大学所学的药学专业又有用武之地了。她说，在药局上班，每天看到那么多病人来就医，不少病人要开安眠药，她会给予心理开导，教他们如何克服失眠，从而摆脱对药物的依赖。她说：感恩老天厚爱，让她健健康康服务大众，活得充实又有意义。她说爱与感恩是人生的两大密码。公司老板知道她喜欢弹钢琴，特地把自家的三脚钢琴搬到公司大厅，供她闲暇时弹唱。同事有音乐相伴，上班更开心了。我对她说：什么叫青春永驻？您这才是青春永驻。不在意年龄，永远充满活力。给社会创造价值，也实现个人价值。

在她身上，我能学到前辈的人生经验和智慧。有时，她给我一种与同龄闺蜜聊天的错觉。戴了一串新项链，穿了一套新衣服，烫了一个新发型，她都要发照片向我展示。我对她一顿猛夸，她回复一个害羞的表情包。这位老才女在台湾的手机是繁体字系统，也许怕我看不习惯，也许保持不断学习，她很快改用简体字跟我通信了！她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学习的脚步。她参加心灵成长课程，与台湾年轻人一起参加培训，还考取了美妆药师职业资格证。我真为自己常常郁郁寡欢而自惭形秽。她的分享照亮了我时而阴霾的心情。我有时也会去她曾经在太仓生活的圈子拍些风景照，发给她回味第二故乡——太仓的四季风光。

回台湾后，含饴弄孙也是她的生活课题之一，她常常发一些与孙子、孙女玩闹，与儿女大家庭聚会的温馨照片给我看。传统观念中，这才是老年生活的模样，她称之为“生活中的小确幸”。她的小确幸还有芋头雪花冰和珍珠奶茶，吃了九个球的冰淇淋又说要减肥，真是一个可爱的老baby。

她常常跟我分享她在台湾玩赏花草的照片，我也会跟她讨论、求证一些花名。她口中的黄金葛就是我们的绿萝，她说的马樱丹就是我们的五色梅，她拍的翠芦莉，我们称之为兰花草，她发来的孤挺花不就是我们的朱顶红嘛！农历三月，海峡两岸的杜鹃花都开了，她唱起台湾老歌：淡啊淡的三月天，杜鹃花开在山坡上……金秋十月，两岸菊展相媲美，天涯共此时。海峡两岸草木的叫法不同，却同根同源、文脉相连。两岸百姓的文化活动和纯朴情愫也是一脉相承。跟着她的镜头，我还领略了猫村的风光、杉林溪和日月潭的风光。台北士林官邸公园、台北阳明山真爱桃花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2022年春天，她几乎每天都在关注上海、太仓的疫情和民生，她又一次说起“太仓是我的第二故乡，人亲土亲”。2023年2月16日，对她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她去台大医院办理了遗体捐赠志愿书。她在器官捐赠同意书上写着捐赠原因：遗爱人间。葱茏岁月学医学，待生命尽头献医学。生时，她常怀感恩心、欢喜心，不虚度，不停止追寻的脚步；生命的尽头毫无保留。她把“知福、惜福、再造福”做到了极致，她把人生的高度推向了高峰。

今年，她80岁了，老伴86岁。祝福阿秋和郑伯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继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潜能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也会更勇敢地热爱、更蓬勃地生活。

□胡俊

风风雨雨都经过，不负夏来不负春。
覆地金黄皆血汗，收获细细品艰辛。

诗二首

□吴国梁

夜步海运堤

风情万种罗腾堡，花映霓虹海运堤。
香溢熏风游客醉，流光摇曳柳莺啼。

滨河公园月下行

起钩鱼破江中月，星笼河灯树影横。
夜练恐惊莺燕梦，打拳散步笑无声。

沁园春·老师

□宋宝麟

千年黉门，多少栋梁，竞显其优。看百家诸子，才锋经纬；千条论理，墨染春秋。华夏文明，根基师道，千万丹心日月酬。汗青鉴，育英才报国，岁岁如流。

讲台三尺神猷。看今日，教鞭指点谋。证孤烟大漠，花红怒放；蓝天北斗，星际遨游。粉笔耕耘，书山播种，功记琅琅教学楼。复兴路，有园丁勤勉，奏凯神州。

墨妙亭

投稿邮箱：603468841@qq.com

墙头花香 □张屹 摄

走过九年接送路

□朱凤鸣

自孙儿上幼儿园开始，我和老伴就从太仓来到上海，接送孙儿上学。转眼间，孙儿顺利上完三年幼儿园、五年小学和一年初中预备班，长达九年的接送任务终于完成了，我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回想当年我在农村上小学时，父母从未接送过我，即使是下雨天，上学放学也是自己打着伞，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艰难行走。我的女儿在太仓城里上小学时，因家离学校近，让她脖子上挂个钥匙，上学自己到校，放学自己回家，我也从没接送过她。时代不同了，环境变化了，现在幼儿园、小学门口挤满接送大军，队伍中一小部分是孩子父母，大部分都是鬓发斑白的隔代长辈。我孙儿上幼儿园时，我已退休五年，自然也加入到接送大军中。幼儿园接送时间相对宽松，晚一点到问题不大，又没有书包，自然轻松些。从小学开始，上学时间有严格要求，迟到是要被老师批评甚至处罚的，因此要尽量早到，又有沉重的书包，所以接送任务比较重。孙儿上初中预备班后，上学路程单程要走二十多分钟，中间还要走过一条横跨苏州河的高桥，自然比较辛苦。尤其是碰到雨天，我一手打着伞，一手拉着孙儿，肩上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到家已累得气喘吁吁。去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放学路上，我突然感到头晕得厉害，走路时脚下有些发飘，赶紧就医服药，也不见明显好转。孙儿已懂得体谅我，怕我背书包太累，就不让我替他背书包，或者有时走了一半，自己主动背书包。书包轻时他放学干脆自己回家，不让我接他。

接送路上，有些事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有一次，看到一个腿有残疾的老妇为比她高的孙儿背着沉重的书包，一瘸一拐地往家走，感动之余又有一点心酸。还有一个幼儿园与我孙儿同班的男同学，下肢无力，九年来总看到他父亲身挂陪读胸牌，推着轮椅上的儿子进出校门。最近我留意到这位刚过不惑的父亲头上已有丝丝白发，真切感受到他的艰辛和不易，感叹父爱的伟大。还看到家长有小轿车接送孩子的，有电瓶车接送的，有自行车接送的，更多的是走路接送的，遐想不同家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。

最难忘拉着孙儿的手放学回家的情景。一路上，孙儿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在校一天的情况，如考试成绩以及同学间的趣事。我告诉他考试成绩好不能骄傲，要继续努力，考试成绩不理想不要气馁，要找出原因，迎头赶上。有时，孙儿还会向我诉说在学校里受的委屈。一次小学放学路上排队出校门时，孙儿看到前面的男同学书包拉链没拉好，就主动帮他拉好并提醒他。因学校规定学生排队出校门时不能讲话，所以带队老师发现孙儿讲话后，叫他回教室罚抄了一篇课文。我安慰他，你做得没错，待适当时候跟老师说明情况就行。上了初中预备班后，放学回家时要路过一段苏州河风光带，这真是一段天赐的美景，能看到夕阳下苏州河的波光粼粼，河面上几只水鸟上下翻飞，对岸绿树丛中两只黑白相间的大熊猫雕塑像真的一样，赏心悦目。难忘疫情期间我陪孙儿在家上网课，一次次到楼下做核酸检测，又时时担心被感染。难忘为了看望高龄的母亲，我每个周末都要从上海回太仓，先挤地铁再坐公交车，一路非常疲惫……现在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

走过九年接送路，完成了接送任务，我自然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，有了开启新生活的喜悦。想到自孙儿出生及接送他上学的九年时间，是我退休生活的黄金阶段，也是我人生路上颇有收获的一程。每当送孙儿到校后，时间由自己支配，这些年间我创作出版了九部文学著作，在各种报刊发表了200多篇文学作品，还获了一些奖。有些作品如散文《送孙儿上幼儿园》《陪孙儿上网课》《孙儿带我坐地铁》及长篇小说《天堂沃土》的开头，就是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也算没虚度时光。最近看到孙儿语文考试的一篇作文《谢谢你的陪伴》，他的作文开头是这样写的：“提到‘陪伴’二字，我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爷爷。”他在作文结尾写道：“爷爷你来上海陪伴我的日子就要过去了，我已经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懂事善良的初中生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以优异的成绩报答你！”这让我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我的沙中记忆

□陈雄

学校现在被称为“省沙高”，但我仍习惯多年前的称呼——沙中。

沙中，诞生110周年了，如一条长河，浩浩荡荡，不舍昼夜。我，从工作到临退休，整整37年，似一脉小溪汇入沙中长河，涓涓前行，乐在其中。

浪花朵朵，水声潺潺，成为了我清澈而多彩的沙中记忆。

我的沙中记忆从1987年8月开始

那天，是我第一次到沙溪，第一次到沙中。揣着毕业分配通知书，我踏上浏河前往沙溪的公交车。下车后，沿着老街一路问讯。夏雨突降，猝不及防，走进北弄的一户居民家避雨，那位大伯得知我是沙中新教师后，竖起大拇指说“真了不起”。雨点渐小，我感谢了大伯并告辞。大伯借我一把伞，说“小青年首次亮相形象重要”。那把伞是当时流行的折叠伞，伞面蓝色。

撑着那把伞，踏着石板路，向南走到西门街后右转走不到百米，就来到沙中校门口。校门面南，东侧水泥柱上挂着木质校牌——太仓县沙溪中学，行书隽秀。正对校门，一棵雪松，高大挺拔，葱郁苍翠。驻足观望，兴奋感油然而生——这就是每个太仓学子都向往的中学，太仓唯一的省重点中学。当时整个苏州只有九所省重点中学，后来被称为“老九所”。

那年有两张照片很夺目。一张是校长王庸柏和两名高考状元的合影，另一张是任课老师和两名高考状元的合影。当年高考苏州市三个高考状元，分别是理科类、文科类和外语类，沙中占了两个，顾洁同学获文科类第一名，王进同学获外语类第一名，并获“李政道奖学金”一等奖。这两张照片记录的就是这个高光时刻。

初为人师已令人紧张，更何况在如此优秀的学校。当时语文组老教师占大半，优秀教师云集。他们各具个性，或浪漫华丽，犹如诗人；或高门大嗓，犹如大炮；或柔声细语，犹如春风；或沉静严肃，犹如深海；或热情朴素，犹如兄长。在我这个小青年眼里，他们各怀绝技，课堂各具特色：激情昂扬，从容温婉，严谨洗炼，质朴实用……异彩纷呈，令人赞叹。

正是这些前辈稳定了我不安的心。有一次，一位老教师拿来了一条在当时难得的好烟金牡丹，分享给我和同年入职的另一位青年老师，我们每人三包。那一刻，心里既感动又轻松——我和老教师成了烟友，成了可亲近的人。如果说，前辈的课是我这个青年教师学习的资源，那么，这金牡丹对我而言，则有重要的情绪价值，让我温暖至今。

一把蓝色雨伞，两张高光照片，三包金牡丹，就是我初见沙中时的惊艳光影。

1997年7月的沙中烟火很亮

七月烟火，高考捷报，是每个高中的师生们拼搏后最舒畅的欢乐时刻。

1997年沙中绽放的烟火璀璨绚丽。那年高考，沙中总分位列江苏省96所重点中学第七名，往年，沙中排名在三十名左右。吴健、刘云清同学分别列苏州市高考理科第二、第三，并获“李政道奖学金”二、三等奖，刘云清同学还获国家“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”。

整理校史，沙中还有一段光辉岁月深深震撼我心。1959年高考，沙中多门学科成绩名列全省第一，上级政府拨款建造“冠军楼”以旌其功。《新华日报》社派记者驻校一周，以《鸡毛也能飞上天》为题对沙中作了全面报道。1960年，学校被列为江苏省重点中学（全省共44所）。同年，获“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”和“国务院文教群英会先进单位”等称号，校长代表学校出席北京“全国文教群英会”。

1997年的烟火照亮了那晚的沙中夜空，也照亮了辉煌的沙中史册，与1987年的高光相映成趣，更与多年前的沙中荣光遥遥相对，熠熠生辉。

沙中史册，星光灿烂。1960年，被省政府确定为省重点中学，1980年被确定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，1992年被确定为合格的省重点中学，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示范性普通高中，2004年转评为省首批四星级普通高中，首批四星高中全省共96所。

新时期的沙中金句

进入21世纪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，有关教育布局的不断调整，制约了沙中的发展，也考验着沙中人的毅力与智慧。

“今天我以沙中为荣，明天沙中以我为荣。”坚定自豪自信，激发豪情壮志。

“多元发展，特色办学。”是现代先进教育理念和沙中“五育纯全”传统理念的融合，给学生铺设了更多通往成功的赛道。

“敦本务实，抱朴含真。”是对教育本真的探索，也是对沙中文化的深挖，“沙中冠军精神”有了新的内涵：理想与坚持，自信与超越。

“做自己的冠军。”“做最好的自己。”回归本体，关注成长，因材施教，不执念于分数，更执着于人的发展。

……

这些沙中金句，是“勤、谨、信、进”校训的不同表达。

这些沙中金句，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，是一代代沙中人与时俱进的办学策略，更是一代代沙中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锤炼。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

时光之河奔流，沙中弦歌不辍，芳华灼灼。

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：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沙中这条长河也是如此，沙中不再是110年前刘师竹先生创办时的沙中，也不再是我1987年初见时的沙中；但沙中又依然是原来的那个沙中，质朴而大气，温厚而灵动，务实而奋进。

我在这样的沙中工作，待生如友，陪伴一届届学子奔赴前程，成长为太仓市学科带头人、学术带头人；在校办工作16年，领略校史，体验校史，理解沙中精神。

我在这样的沙中生活，结婚生子，曾经一家三口在高三；结交好友，享受浓淡相宜的君子之风；从挥斥课堂、血气方刚的小青年，到退居图书馆、苍颜白发的老教师。

我不再是我，我又依然是我。

愿每一个沙中人都拥有值得珍藏的沙中记忆！